

# 香熏器皿的历史沿革及风格特点

金芷君（上海中医药大学文献研究所 副研究员）

**摘要：**香熏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伴随着香熏活动的源远流长，其所使用器皿的材质和造型也变得日益丰富、琳琅满目起来。本文通过对自西汉至明清多种香熏器皿的介绍，揭示其历史沿革及各个朝代的风格特点，从一个侧面了解和展示当时的社会生活和风俗形态，从而更深入地认识我国优秀而深厚的传统文化及古代高超的工艺技术。同时配有相关的实物图片以资参照。

**关键词：**香熏 器皿 风格特点

当今社会，香熏活动方兴未艾，其实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焚香熏香的习俗和传统，其目的和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因为自然科学不发达，故焚香以祈祝神明，《周礼·春官·女巫》：“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sup>[1]</sup>二是古人席地而居，燃香草可以祛除卑湿，逐虫驱秽，净化环境空气，《诗经·豳风·七月》：“穹窒熏鼠，塞向瑾户”；<sup>[2]</sup>三是香气芬芳，可以怡人心肺；四是上层人士有用蕙草等熏衣染被的喜好，既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又可收到健身洁肤的益处，《汉官仪》载：“尚书郎，……女侍史二人洁衣服，执香炉烧熏”，<sup>[3]</sup>《红楼梦》第十三回：“这日夜间，（凤姐）和平儿灯下拥炉，早命浓熏绣被，二人睡下”；<sup>[4]</sup>五是佛、道活动的需要，道书《登真隐诀》云：“香者，天真用兹以通感，地祇缘斯以达信。非论斋洁、祈念、存思，必烧香。左右侍香金童，必为招真达意”。<sup>[5]</sup>由此可见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

而据现代药理研究证实，香熏药材中所含有的芳香性挥发物质往往具有抗菌消炎杀虫、抑制灭活病毒、兴奋中枢神经、改善血液循环、调节呼吸频率等多种作用，可见古人发明香熏仪规是有其科学卫生依据的。

用于熏香的器具，材质多样，形式丰富，历代都有其鲜明的特色。同时有些香熏器皿，兼可放置鲜花，故又称“花熏”。

## 一、博山炉

古时称东海仙山为“博山”。汉晋时最为流行铜制博山炉，可视为香炉之始，《洞天清录·古钟鼎彝器辨》称：“古……无香炉，惟博山炉乃汉太子宫所用者，香炉之制始于此。”<sup>[6]</sup>

博山炉上有盖，高耸而顶尖，雕镂成山峦叠嶂的形状，还雕有仙人、飞禽、走兽等形象出没其间；下有托盘底座，炉身与托盘间以炉柄相连。汉代刘向《熏炉铭》是这样描绘博山炉的：“嘉此正气，崭岩若山，上贯太华，承以铜盘，中有兰锜，朱火青烟。”<sup>[7]</sup>南朝刘宋诗人鲍照《拟行路难》咏道：“洛阳名工铸为金博山，千斫复万镂，上刻秦女携手仙。外发龙鳞之丹彩，内含麝芬之紫烟。”<sup>[8]</sup>

熏香时，将香料置于炉膛内点燃，盖上炉盖，不一会儿，轻烟飘出，缭绕炉身，一时间，仙人衣袂飘飘，鹤禽翱翔，群兽灵动，仿佛真来到了海上仙山。云雾缠绕，缥缈梦幻，令人大有飘飘欲仙之感。

更令人称奇的是，据《西京杂记》所载，汉代长安著名工艺家丁缓，能制作九层博山香炉，镂以奇禽怪兽及灵异神物，皆可自然运动。<sup>[9]</sup>

由于汉代方士神仙之说盛行，必然会反映在工艺用品的制作风格上，所以熏炉做成博山形也就不难理解了。故《香乘》载“《武帝内传》有‘博山香炉西王母遗帝’者”。<sup>[10]</sup>

唐代诗人温庭筠《博山》诗云：“博山熏香欲成

云，锦缎机丝炉鄂君。粉蝶团花飞转影，彩鸳双泳水生纹。”<sup>[11]</sup>不仅形容了如锦缎般云蒸霞蔚的香霭，还描绘了其制作的绮丽繁富。戴叔伦《早春曲》诗“博山吹云龙脑香”<sup>[12]</sup>亦形象地描绘了从博山炉中吹出缕缕如云雾般龙脑香氛的气象。

目前已发现的博山炉，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如中山靖王刘胜墓及刘胜妻窦绾墓出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的西汉错金银铜博山炉和西汉骑兽人物铜博山炉，炉柄较短，通高30厘米左右，适宜于当时席地而坐时置于席边床前或帷帐之中，是最为多见的一种；另一类则炉柄较长，可达半米，主要适用于宴会等场合，如现藏于陕西茂陵（汉武帝墓）博物馆“铜涂金竹节博山熏炉”，就是这一类型的代表（图1）。

## 二、豆形香熏

汉代时，仿青铜食器“豆”形的香熏也是一种较为典型的器型（图2），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的香熏炉（图3）以及下文所述之“香熏冠架”，基本是仿其形制而作。

## 三、香球、香囊

上文提及的丁绥还曾制作出可置于被褥中的袖珍香熏球，当时称为“被中香炉”或“卧褥香炉”。熏球外壳雕花镂空，内有两个同心圆持平环和一个半圆形焚香盂，无论球身如何转动，由于重心的作用，香盂面始终

朝上，不使香灰或火星外逸，置于被褥中十分安全，其原理同现代陀螺仪如出一辙。所以《西京杂记》中说：“卧褥香炉，一名被中香炉，……为机环运转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为名。”<sup>[13]</sup>唐代元稹甚至将其比喻为处世方式：“顺俗唯团转，居中莫动摇。爱君心不侧，犹讶火常烧。”<sup>[14]</sup>

这种金属袖珍熏球在唐代则名为“香囊”，考究者往往以金银为原材料制成。除了置于被褥之中，有时还缀有链钩以便于悬挂帐中或置于袖笼内熏香。宋代僧人克勤诗句“金鸭香囊锦绣帏，笙歌丛里醉扶归”，就是当时上层社会奢华生活的写照。

在陕西法门寺地宫曾出土了两个唐代鎏金镂空银香囊，其中小者球径5.85厘米，两个持平环直径分别为3.8和4.8厘米，香盂直径2.8厘米，膛深1厘米，链长17.7厘米，总重87克。大者球径为12.8厘米，重547克，除雕镂花纹不同外，其制法结构与小香囊完全相同，是迄今所发现的最大的香囊，制作工艺极为精湛（图4）。



图2 汉鎏金豆形铜熏炉(上海市中医药博物馆藏)



图1 西汉铜涂金竹节博山熏炉(陕西茂陵博物馆藏)



图3 民国豆形黄釉镂空瓷熏炉(私人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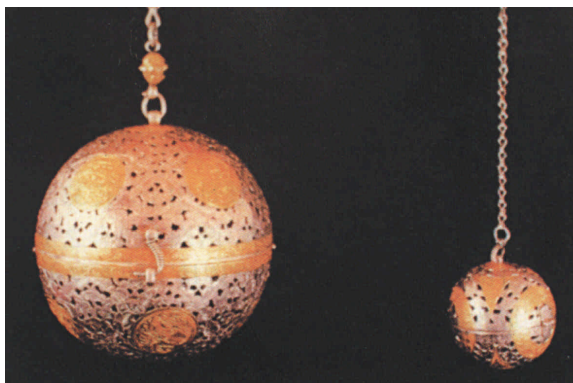


图4 唐鎏金镂空银香囊(陕西法门寺博物馆藏)



图5 明镂空铜熏球(上海市中医药博物馆藏)



图6 宋桃形双龙金香囊(安徽省博物馆藏)

从上海市中医药博物馆所藏的一件明代铜香熏球，可以进一步清晰地观察到其内部构造。让人不得不赞叹我国古代工匠的智慧和创造力（图5）。

还有一种香囊，用以盛放香粉、干花或装有香粉、干花等香品的丝袋，这类香囊由于器形小巧、适于把玩，故其材质和造型随着其功能的多种多样、个人的需求喜好和政治地位、经济能力的不同而变得日益丰富起来，有金银、玉石、象牙等多种品类。

据史料记载，唐明皇李隆基在至德二年，着高力士到马嵬坡找寻杨玉环遗体时，尸体已腐朽，“唯香囊在”。诗人张祜曾就此赋诗《太真香囊子》叹息道：“蹙金妃子小花囊，销耗胸前结旧香。谁为君王重解得，一生遗恨系心肠。”<sup>[15]</sup>

在安徽宣城，曾出土了一件宋代纯金制作的“桃形双龙金香囊”，高7.8厘米，宽6.5厘米，重30克，系用两片金叶锤压而成，以子母口相扣。外廓呈桃形，正反两面、左右两侧完全对称，内中两面镂刻双龙，龙口张开，两龙舌对相连接；龙身弯曲作“S”形，两龙尾向后上翻卷相连；龙须龙鳞纤毫毕现，边缘则镂刻草叶纹和连珠纹。整件香囊线条流畅圆转，纹饰精美繁富，造型玲珑奇巧，形象富丽堂皇，是宋人特别追求金银器造型美的一个佐证。香囊上方尖端处凿一小圆孔，便于穿系佩挂，可见它既是一件生活实用品，又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现属国家一级文物（图6）。

清代的一件和田白玉镂雕山水人物香囊佩饰，整件器物选用上好的和田白玉，剖面呈圆璧形，利用玉料的本身特质，雕琢出巍峨的山峦；一位头戴斗笠的渔翁在栈桥边正躬身弯腰拉起鱼网，网兜中似乎有几尾鱼儿正在上下蹦跃；以菱形的镂空格来表示湖水波纹，其雕工的精密细巧、规整划一、玲珑剔透简直是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图7）。

而上海博物馆则藏有一件清代象牙透雕瓜蝶香囊，雕刻同样是十分玲珑精致（图8）。瓜蝶图源于《诗经·大雅·绵》“绵绵瓜瓞”<sup>[16]</sup>之意，以象征子孙昌盛，世泽延绵。此类图案清代尤为多见。

#### 四、香筒

明清时期较为流行一种圆柱状的香熏筒，在筒中置有一根放香的镂空铜管，熏香时，香气从雕花镂空



的筒壁中逸出，缕缕袅袅，满室生香，提神怡人。

其中以竹刻香筒最为普遍常见，其制法：截竹为筒，圆径一寸或七、八分，长七、八寸，筒壁镂空山水人物；用檀木作底和盖；以铜作胆，地镂空，置香于内焚之。

明代上海嘉定地区的竹刻工艺已经较为成熟，著名的嘉定竹刻创始人“朱氏三松”之一的朱小松（名“纓”），雕有一件代表其竹刻风格和水平的“刘阮入天台”香筒。该香筒高16.5厘米，直径3.7厘米，底和盖用紫檀木制成。刻画内容则取材于神话传说故事相传在东汉永平年间，浙江嵊县人刘晨、阮肇同入天台山采药，不料因迷路而不得回归，13天后，遇到两位似曾相识的美貌女子，并被邀至家中热情款待，刘、阮二人在山中流连忘返。半年后，因思念家人而告别女子重返故里时，却发现人间已过了七世。现今“天台八景”之一“桃源春晓”就是以此故事而闻名的；尚有以此故事而得名的词调名阮郎归（又名碧桃春、醉桃源等）。

画面反映了朱纓善刻佛道仙人和山川云树的特点，古松斜虬苍劲，藤蔓蜿蜒萦绕，灵芝仙草丛生，松树下一对男女正聚精会神地对弈，另一男子则屈曲一腿半蹲在高台上，非常投入地托腮观战；一旁洞门边一女子手执蕉扇，俯首观赏着面前的仙鹤和梅花鹿。高超的深浮雕法将栩栩如生的人物和幽邃的场景、神仙洞府远隔尘寰优哉悠哉的境界刻画得维妙维肖。可以想象，当香烟从筒壁中袅袅逸出，缭绕盘旋时，无疑会更增添其云雾山中，飘然欲仙的气氛。此香筒系1966年出土于上海宝山县顾村镇明代朱守诚夫妇墓中，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当代文物学家王世襄先生称：“香筒为出土物，有确切年代；更因其绝佳，故知其必真。传世小松之作，构图之美，刀法之工，无一可与之比拟，在竹刻中允推无上精品。”<sup>[17]</sup>

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众多香筒中，有一件清代宫廷造办处牙作坊所制作的镂雕夔龙纹象牙香筒，堪称精品。其造型为华亭式（即香筒顶端覆有亭式冠盖），通高24.9厘米，亭盖直径5.2厘米，底座直径4.8厘米。圆柱形的筒壁上镂刻无数精致细巧的夔龙纹，夔龙的身形细长而相互勾连，形成网络状镂空图案，以利于香氛外逸，亭盖亦镂刻成十分细密的筛网孔，盖

顶雕有莲托葫芦形钮，顶中洞穿一孔，有绳系直通盖内，以连接内置的焚香铜管（图9）。

夔龙象征权力和正直，作为一种装饰图案，夔龙纹自商周始在青铜器上出现以来，各个历史时期在多种器物上都有映

显过。清雍正帝对夔龙纹尤其偏爱有加，这件造型优美华丽、刀法圆润剔透的香筒就是宫内牙匠们为迎合其欣赏口味制作而成的。

这类象牙香筒又称“牙墙香袋”，在清代中期时有制作，如据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宫廷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记载：“四月二十二日，圆明园来帖，内称三月二十三日内大臣海望传做备用象牙圆形透地香袋十件，盛鲜花用亦可，盛香用亦可。于四月二十九日和五月十日各做得象牙透地雕花圆形香袋五件。”<sup>[18]</sup>从中医角度来说，象牙本身具有祛逐邪魅、清热解毒、镇惊安神的效用，因此，用其制作香筒以辟秽化浊无疑是极好的选择，具有相得益彰之功。

香筒又称作“香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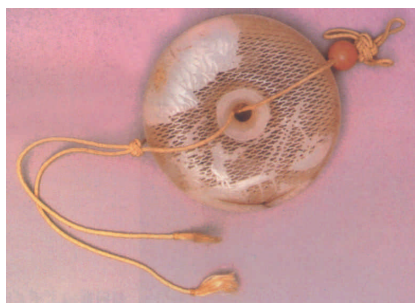


图7 清和田白玉山水人物香囊



图8 清透雕瓜蝶象牙香囊  
(安徽省博物馆藏)



图9 清镂空夔龙纹象牙香筒(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益定王朱由木墓就曾出土过一件螭纹玉香笼，材质为带沁白玉，器体呈圆筒状，筒壁透雕卷尾螭、缠枝梅等，互相缠绕，浑然一体，称得上同类器中的精品。

## 五、狮形香熏

在我国传统的兽形香熏器中，以狮子形状最为常见。狮子，古籍中又作“狻猊”，《穆天子传》云：“狻猊野马，走五百里。”郭璞注曰：“狻猊，师子。”<sup>[19]</sup>相传猊为龙生九子之一，性好焰火，故香熏器习用此造型，称之为金猊、猊炉等。如宋代洪刍《香谱》中说道：“香兽，以涂金为狻猊、麒麟、鳧鸭之状。空中以燃香，使烟自口出，以为玩好。”<sup>[20]</sup>唐代花蕊夫人《宫词》：“夜色楼台月数层，金猊烟穗绕觚棱。”<sup>[21]</sup>宋李清照《离别》：“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sup>[22]</sup>

作为猛兽，狮子自西域传入我国后，一直被视作百兽之王，能食虎豹，寓有辟邪、除恶的含义，所以门墩、门环多凿铸以狮子造型。而在狮子腹中熏香，其烟从口中及尾后袅袅飘出，借着狮子神勇无比、日行五百里的传说，将秽浊之气远远驱走。《宋史·礼志》中有“亲王舆中，设银师子香合”<sup>[23]</sup>就是一例。

作为一种造型与狮子十分相近的神兽，“角端”也常常被铸作香熏炉。《宋书·符瑞志》曰：“角端者，日行万八千里，又晓四夷之语，明达方外悠远之事。”<sup>[24]</sup>《元史·耶律楚材传》：“帝至东印度，驻铁门关，有一角兽，形如鹿而马尾，其色绿，……帝以问楚材，对曰：此瑞兽也，其名角端。”<sup>[25]</sup>司马相如《上林赋》：“其兽则麒麟角端。”郭璞注：“角端似猪，角在鼻上，中作弓。”<sup>[26]</sup>清代王士禛《陇蜀余闻》中则云：“角端，产瓦屋山，不伤人，惟食虎豹。山僧恒养之，以资卫护。”<sup>[27]</sup>由此可见，所谓角端，是传说中一种鼻上长有弓形一角，能食虎豹，奔跑迅疾的神兽，用它来熏香，同样寓意驱邪护正。

有一件清乾隆年间宫廷内用寿山石刻仿铜贴金嵌玉角端香熏，造型虬张，色彩艳丽，巨口利齿，双眼如铜铃，目光如炬电，鼻上弓形一角尤其夸张犀利；背驮一柱高耸的云彩为盖，盖上镂有孔洞，腹内熏香时，烟从角端的口中及背驮云彩的孔洞中袅袅吐出，如云如雾，香气氤氲，沁人心肺，辟秽驱虫。该角端

外皮贴以金箔，并镶嵌天然红珊瑚、和田白玉、缅甸翡翠等宝石，金碧辉煌，五彩缤纷，可谓工艺精湛，气质豪华。掀开柱状云盖，即有一股奇香扑鼻而来，是历经二百余年而不散的高贵香料之余味。不愧是香熏炉中的珍稀精品（图10）。

此外麒麟亦常作为熏炉的造型。《说文》曰：“麒，仁兽也。麋身、牛尾、一角。麟，牝麒也。”<sup>[28]</sup>古代麒麟或简称“麟”，为祥瑞之物，《礼记·礼运》谓“麟凤龟龙，谓之四灵”。<sup>[29]</sup>因其头顶长有一角，故又称“一角兽”，《史记·孝武本纪》：“其明年，郊雍，获一角兽，若麋然。”郭璞注：“汉武获一角兽，若麋，谓之麟是也。”<sup>[30]</sup>据《陈氏香谱》载，晋代有“九尺麒麟大炉”。<sup>[31]</sup>有一三彩麒麟，造型古朴拙正，惟仰首瞠目，嘴巴极度开张，似乎要吐尽体中源源不断的滚滚香烟，来驱尽所有的妖魔鬼怪。额头一角直指青天，自有一股慑人的威仪（图11）。

在上海市中医药博物馆中珍藏有一尊明代铜獬豸香熏。獬豸，系传说中的神兽，能辨是非曲直。见人斗，即以角触不直者；闻人争，即口咬不正者。所以古代法官的帽子称“獬豸冠”，象征执法公正。《后汉书·舆服志》谓：“法冠，……或谓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别曲直。”<sup>[32]</sup>庾信《正旦上司宪府》诗：“苍鹰下



图10 寿山石角端香熏  
(私人藏品)



图11 三彩麒麟香熏  
(私人藏品)

狱吏，獬豸饰刑官”<sup>[33]</sup>就描摹了这一仪规。关汉卿《玉镜台》第一折：“生前不惧獬豸冠，死来图画麒麟像”<sup>[34]</sup>则反映了人物胸怀坦荡、无所畏惧的心理状态。从中也可窥见獬豸、麒麟二者具有相似的寓意。因此，用獬豸作为香熏炉的造型，自然就寓有了匡正祛邪的含义。这件铜獬豸造型雍容端厚，工艺精良，器体硕大，可谓是同类香熏器中的珍品（封底）。

## 六、香鸭、香龟、香蟾

正如上文《香谱》中所述，鸭子也常作为香炉的造型，往往称为“宝鸭”、“香鸭”、“金鸭”、“银鸭”、“金凫”、“鸭炉”等。《幼学琼林器用》就命名道：“香炉曰宝鸭，烛台曰烛奴。”<sup>[35]</sup>

唐宋诗词歌赋中更是屡屡可以见到它们无处不在的身影。李白《襄阳歌》：“谁能忧彼身后事，金凫银鸭葬死灰。”<sup>[36]</sup>温庭筠《生煤屏风歌》：“绣屏银鸭香菟蒙，天上梦归花绕丛。”<sup>[37]</sup>戴叔伦《春怨》：“金鸭香消欲断魂，梨花春雨掩重门。”<sup>[38]</sup>秦韬玉《咏手》：“金杯有喜轻轻点，银鸭无香旋旋添。”<sup>[39]</sup>孙鲂《夜坐》：“划多灰杂苍虬迹，坐久烟销宝鸭香。”<sup>[40]</sup>陆游《不睡》诗：“水冷砚蟾初薄冻，火残香鸭尚微烟”；<sup>[41]</sup>《乌夜啼》词：“金鸭余香尚暖，绿窗斜日偏明”。<sup>[42]</sup>范成大《西楼秋晚》诗：“晴日满窗鸂鶒散，巴童来按鸭炉灰。”<sup>[43]</sup>

画坛大师齐白石在题其画作《鸭图》时表述了香鸭带给他的灵感：“余尝于友人家见一铜鸭香炉，通身有神味，非流俗画家画鸭也。”

现存香鸭主要有瓷制、铜制等品类，上海博物馆新藏一件明景德镇窑素三彩鸭熏。也有以与鸭子同科的鸳鸯之形作香熏炉的，汉代有鸳鸯形青铜香熏。

乌龟作为熏香的器皿，在宋代洪迈《夷坚志·酒驼香龟》中有载：“徽庙有……香龟小如拳，类紫石而莹，每焚香以龟口承之，烟尽入其中，固以黄蜡。过游幸，必怀以往，去室蜡，即龟吐香。”<sup>[44]</sup>《云笈七签·道教灵验记·天台山玉霄宫古钟僧偷而卒验》载：“乃重装修，作盥顶宝帐，以白金香鸭、香龟数事，送于玉霄”、“有衲僧于道场中取香鸭、香龟、金龙道具，实于囊中，摩钟于背，出门群呼而去。”<sup>[45]</sup>

徐渭《香烟》诗：“谁将金鸭衔依息，我只磁龟

待尔灰。”<sup>[46]</sup>

故宫的大铜龟是举行典礼时焚香的大型器具。当皇帝从后廷步出时，随着钟鼓齐鸣，丹陛下陈列着的铜龟、铜鹤、鼎式铜炉中则点燃起檀香松枝，一霎时香烟缭绕，渲染起庄严隆重的气氛。现代也有仿制的大龙龟香炉。

由于蟾蜍既寓意多子，又为五毒（蝎、蛇、蜈蚣、壁虎、蟾蜍）之一，能辟邪，故尚有以蟾蜍作为香炉造型的。

## 七、香熏冠架

冠，即是帽冠。冠架是始见于清代乾隆时期的一种内盛熏香料的置帽器具，而其器形则基本未脱古代豆形香熏炉之窠臼。有一件清乾隆粉彩镂空云龙纹转心冠架，整件器物由香（花）熏、内承柱、外承柱三部分组成。香熏呈球形，镂以云龙纹；外承柱形似高足盘，葵口，镂空腹，阶梯形喇叭足；内承柱为圆柱状，并运用了乾隆朝新创的转心、转颈工艺，使器身可以灵活旋转。整件器物造型独特、构思精巧，器身纹样繁复、色彩华丽、绘制精细，是一件将日用品与观赏性完美统一于一体的优秀瓷艺作品（封面）。从传世实物看，冠架甚为稀有，目前所存主要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乾隆以后，冠架逐渐被圆柱形（或多面形）高筒状之帽筒所取代，以后有大量生产，其器皿无论是造型还是装饰上都要远远逊于乾隆朝之冠架。

香熏活动现已成为都市流行的时尚，殊不知我国古代先贤早已将这一文化发挥到了极致，并绵延传承为一道雅致而恒久的风景。

注释：

- [1] （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见（清）阮元编：《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16页。衅，同“熏”，即以香熏身。郑玄注：“衅浴，谓以香薰草药沐浴。”
- [2] [16]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413页。
- [3] （东汉）蔡质：《汉官仪》，见（刘宋）范晔、（唐）李贤：《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1982年8月第3次印刷，第1411页。
- [4] （清）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24页。



- [5] (梁)陶弘景:《登真隐诀》,见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9册,第305页。非论,即“无论”。
- [6] (宋)赵希鹄:《洞天清录》,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71册,第14页。
- [7] (汉)刘向:《熏炉铭》,见《辞源》,商务印书馆,1979年修订版,第428页。太华,华山,此泛指山峰。兰锜,原指兵器架,此借指炉柄或托架。
- [8] (刘宋)鲍照:《拟行路难》,见吴小如等撰:《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757页。金,古时铜亦称作“金”。
- [9] (汉)刘歆撰、(晋)葛洪辑:《西京杂记》,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5册,第6页。
- [10] [46]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44册、第569页。
- [11] [12][14][15][21][37][38][40]玄烨、曹寅编:《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5 686、1010、1297、1956、1473、692、1851页。
- [13] (汉)刘歆撰、(晋)葛洪辑:《西京杂记》,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5册,第6页。
- [17] 姚世英:《朱纓刘阮入天台竹雕香筒》,见梁白泉主编:《国宝大观》,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第906页。
- [18] 刘静:《镂雕夔纹象牙香筒》,见梁白泉主编:《国宝大观》,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第890页。
- [19] (晋)郭璞注:《穆天子传》,见夏征农主编:《辞海·语词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5页。师,通“狮”。下同。
- [20] (宋)洪刍:《香谱》,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44册,第231页。
- [22] (宋)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离别》,见周汝昌等撰:《唐宋词鉴赏辞典(唐·五代·北宋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8页。
- [23] (元)脱脱等:《宋史》,见《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册,第365页。合,通“盒”。
- [24] (梁)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65页。
- [25] (明)宋濂等:《元史》,见《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册,第403页。
- [26] (汉)司马相如著、(晋)郭璞注:《上林赋》,见(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3026页。猪,《中国神话传说辞典》(版本同下)202页作“豕”。
- [27] (清)王士禛:《陇蜀余闻》,见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3页。
- [28]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70页。
- [29] (东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见(清)阮元编:《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25页。
- [30] (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458页。
- [31] (宋)陈敬:《陈氏香谱》,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44册,第331页。
- [32] (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补:《后汉书志》,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667页。
- [33] (梁)庾信:《正旦上司宪府》,见《辞源》,商务印书馆,1979年修订版,第2014页。
- [34] (元)关汉卿:《玉镜台》,见《辞源》,商务印书馆,1979年修订版,第2014页。
- [35] (明)程允升著、(清)邹圣脉增补、胡遐之点校:《幼学琼林》,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35页。
- [36] (唐)李白:《襄阳歌》,见抱犊山人纂:《唐诗一万首》,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17页。
- [39] (唐)秦韬玉:《咏手》,见抱犊山人纂:《唐诗一万首》,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2页。
- [41] (宋)陆游:《不睡》,见《辞源》,商务印书馆,1979年修订版,第3441页。
- [42] (宋)陆游:《乌夜啼》,见周汝昌等撰:《唐宋词鉴赏辞典(南宋·辽·金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82页。
- [43] (宋)范成大:《西楼秋晚》,见《辞源》,商务印书馆,1979年修订版,第3530页。
- [44] (宋)洪迈:《夷坚志》,见《辞源》,商务印书馆,1979年修订版,第3441页。
- [45] (宋)张君房:《云笈七签》,见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9册,第941页。白金,银。縻,系、拴。